

東

華

錄

東華錄

康熙八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淪蕃恭校

秋七月壬子 上駐蹕熱河○丁卯 車駕發喀喇和屯巡幸諸
蒙古地方沿途諸藩來朝各賜衣幣○己巳工部左侍郎李元振
以衰病乞休允之○乙亥 上駐蹕和碩恪靖公主第○戊寅諭
大學士等浙江巡撫王然報浙省旱災而近日江南總督邵穆布
亦奏報江南全省俱旱以此揆之被旱之處甚廣朕屢幸南省其
地方山川形勢及小民生業鮮有不知者南方溝洫最多水之出
入固易然亦止可備平常小旱而已若至大旱河蕩盡涸惟近大
河之處猶可薄收若田高河遠之處水不能到必至全荒且小民
有田者少佃戶居多豐年則納糧之外與佃戶量其所入分之一

遇歲歉則佃戶竟無策可施矣南方卑溼民閒難以蓋藏故比戶而居有米者少凡飲食諸物每日見買此數年幸遇豐稔可以無慮今遇大旱所關匪細奏聞之後若能得雨不必言知未有雨不早加詳議殊非朕保民如赤子之心矣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又諭浙江被旱災事王然於六月二十八日具奏邵穆布於七月初十日具奏伊等具奏之後有雨無雨著問江南浙江大小諸臣或有伊等家信或聞之南方來人著卽陳奏雖有錯誤亦不較也至江西湖廣兩省雨水米穀何如亦著問明具奏若江西湖廣雨水調和米穀豐收尙無妨礙儻雨水不調關繫甚大不可不豫籌畫也又諭前年山東饑饉朕發帑金遣旗員賑濟民乃安堵如故今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人之多而該撫並未嘗奏稱彼處納糧人少者於此可以知小

民生息之繁矣

八月庚辰朔轉李旭升爲工部左侍郎以阮爾詢爲工部右侍郎

由左副都御史遷

○辛巳

上駐蹕和碩榮憲公主第○丙申雲南貴州

總督貝和諾奏貴州普安州三江苗人黃柱漢等在菴章寨肆行劫掠遣官兵討平之○甲辰 上駐蹕洮爾畢喇賜索倫總管賽音察克杜拉圖及打牲人銀幣

九月丙辰 上回鑾○詔部院督撫承辦事務已結未結者於年

終分析奏聞○戊午 上駐蹕烏闌輝海拉蘇台賜科爾沁達爾

漢親王額駙班第多羅扎薩克圖郡王鄂齊爾等所屬官兵白金

○己未 上駐蹕阿拉達爾畢喇賜蒙古治道者白金○庚申吏

部奏康熙四十四年浙省漕艘過淮遲延逾限除原任浙省巡撫張泰交已故不議外應將原任福建浙江總督今升兵部尙書金

世榮罰俸一年 上諭大學士馬齊等此雖前任之事而金世榮平日原極怠惰著降五級調用○癸亥 上駐蹕和爾博圖噶岔○甲子閱察哈爾巴爾虎蒙古兵丁射○癸酉 上駐蹕和碩榮憲公主第○戊寅 上駐蹕宜納哈布拉克賜喀喇沁隨圍官兵銀布

冬十月辛巳以江蘇旱發帑市米平糶○壬午 上駐蹕和碩端靜公主第○乙酉諭戶部江南自夏入秋雨澤愆期督撫先後奏至朕念小民驟罹荒旱所關甚鉅業經敕令停徵並發倉賑濟顧倉儲數少未足徧給惟截留漕米可以實惠及民總漕桑額著會同總督邵穆布巡撫于準親歷被災地方備加察勘酌量賑濟之數分別存畱截見收之糧以濟待哺之眾於民生大有裨益其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江蘇巡撫所屬未完民欠漕項銀兩六十八萬

七千兩有奇米麥三十一萬一千八百石有奇悉予豁免用紓閭閻之餘力俾辦額運之正供事切利民蠲逾常格務使均沾實惠以稱朕深軫民依之意○外藩諸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各率所部進獻馬駝 上卻之眾皆叩首奏曰臣等祖父以來受 聖主隆恩撫恤豢養俾各得其所已數世矣逮及臣等遭噶爾丹之變父母妻子俱不能相保蒙我 皇上軫念特遣大臣官員將離散之人收養又頒賞銀米布帛牲畜等物使永立生業教之播種比年以來馬匹蕃滋衣食豐足高厚之恩萬難仰報今 聖駕遙臨邊塞巡視臣等生息進獻之物儻蒙收納則仰沐洪福嗣後馬匹愈加蕃盛矣諭曰朕今教養爾等人皆富庶物盡蕃滋爾等竭誠進獻朕心嘉悅卽與收納無異嗣後爾等其益勤生計圖維滋息始副朕愛養至意○辛卯諭大學士馬齊聞內閣諸臣常將部院

題奏本章駁回刪改近爲內閣侍讀奏補盛京員缺事屢次駁回果有不當則有票擬之例在題奏本章擅自駁回刪改殊爲可駭俟進京時察奏又諭觀此時學士皆不及昔年阿蘭泰佛倫爲學士時俱能強記又善於辦事伊桑阿下筆成文構詞頗順此時廷臣中能強記者誰耶馬齊奏曰溫達能強記又見馬爾漢引武弁入見人名俱不錯亦能強記者也 上又曰昔年批本皆乾清門諸學士手自批寫折爾肯所書尤速或諸人一二張未完而折爾肯已書成五葉草書更爲敏捷其時皆稱折爾肯爲書寫中飛手至原任學士布達禮向聞其善辦事後試用之並無所能徒空言而已○戊戌戶部議覆雲南貴州總督貝和諾等奏雲南金銀銅錫等礦廠自康熙四十四年冬季起至四十五年秋季止一年之內共收稅額銀八萬一百五十二兩零金八十四兩零應駁回令

該督據實嚴查加增 上諭大學士等雲南礦稅一年徵銀八萬

兩零用撥兵餉數亦不少若又令增加有不致累民乎此所得錢

糧卽敷所用矣本發還著照原奏議結○諭邊外地廣人稀自古

以來從未開墾朕數年避暑塞外令開墾種殖見禾苗有高七尺

穗長一尺五寸者今年南巡曾以此語張鵬翮未敢深信近值邊

外收穫之時命特刈數本驛送總漕桑額轉示張鵬翮矣且內地

之田雖在豐年每畝所收止一二石若邊外之田所穫更倍之可

見地方不同然人力亦不可不盡也○庚子以蕭永藻爲兵部尙

書由左都御史遷宋駿業爲左副都御史由宗人府丞遷○辛丑諭部院諸臣

觀部院衙門司官甚是不及京察甄別旣經停止若不得考察漸

至廢弛爾等俱係大臣此次考察不可互相徇情或各部院官員

有彼此遷轉任事未久者則本衙門堂官不能悉知其人著九卿

會同考察分別具奏○壬寅浙江巡撫王然奏杭州嘉興等處今歲少雨無收請截留漕糧五萬石以備駐防兵糧又奉命賑濟查常平倉積穀無多請照山東例於常平倉開例捐納上諭大學士等浙江被災州縣亦照江南著總漕桑額親身會同該撫於被災各州縣截留漕糧賑濟饑民何必捐納爾等傳諭戶部○九卿等遵旨查參各部院衙門司官萬塔布等十二員得旨伊等俱著革退其各部院大小衙門筆帖式內有鑽營攬事行止乖亂狂妄庸劣不能舉筆者亦著革退○是月免浙江錢塘山東章邱等十二縣所被災額賦有差

十一月己酉朔諭戶部頃以江浙旱災隨命減稅蠲逋截漕散賑猶念民間素鮮儲積生計不充非格外滋培則荒歉之餘未能驟臻康阜茲特再施膏澤用宏休養康熙四十七年江南浙江通省

人丁共額徵銀六十九萬七千七百餘兩著悉予蠲免其今年被災安徽所屬七州縣三衛江蘇所屬二十五州縣三衛應徵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共二百九十七萬五千二百餘兩糧三十九萬二千餘石浙江二十州縣一所應徵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九十六萬一千五百餘兩糧九萬六千餘石亦俱著免徵所有舊欠帶徵銀米並暫停追取俟開徵時一併輸納務使小民一歲之內絕迹公庭安處隴畝俾得優游作息經理農桑庶幾閭閻氣象可以日加豐豫該督撫體朕孳孳惠愛黎元至意各飭有司實心奉行

○庚戌以富甯安爲漢缺左都御史

由都統遷

○乙卯以金培生爲福

建布政使宋致爲福建按察使

由巡海道遷

○己未諭大學士等福建

內地之民住居臺灣者甚多比來洊罹災祲米穀不登在土著之人猶可採捕爲生內地人民在彼者糧食缺少旣難以自存欲歸

故土又遠隔大洋誠爲可憫著行文該地方官察明情願復歸本地者或遇兵丁換班之船或遇公務奉差之船令其附載帶回原籍○癸亥吏部議准偏沅巡撫趙申喬奏全楚延袤數千里中隔洞庭大湖路途旣遙風波復險懇將候選候補教職之恩拔歲副貢生籍係湖北者選湖北之缺籍係湖南者選湖南之缺從之○甲戌賜步軍統領催甲士銀布○乙亥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江南浙江兩省在京大學士以下翰林科道官以上齊集乾清門外又命大學士張玉書等入諭曰朕在宮中無刻不以民間疾苦爲念恐遇旱澇必思豫防至巡幸各省於風俗民情無不諮訪卽物性土宜皆親加詳考每至一方必取一方之士以試驗之今歲南巡江浙見天氣久晴所歷河渠港蕩之水比舊較淺卽慮夏閒或有亢暘之患是時麥秋雖見豐稔然南方二麥用以爲麴糵者多

不似北方專需麪食南方惟賴稻米北方則兼種黍稷粱粟有攜
北方黍稷及蔬菜之類至南方種植者多不收穫此水土易宜不
可強也且浙江地勢卑下不雨則蒸溼人不能堪有雨則涼快人
皆爽豁雖地稱水鄉然水溢易洩澇歲爲患尙淺旱歲爲患甚劇
若北方則經月不雨亦無礙南方夏秋閒經旬缺雨則田皆坼裂
禾苗漸槁矣喜雨亭記云十日不雨則無禾蓋謂此也浙江農工
全資灌溉今見其河渠港蕩比舊俱淺者皆由素無滯蓄所致雨
澤偶愆濱河低田猶可斛水濟用高燥之地力無所施往往三農
坐困朕茲爲民生再三籌畫經久之計無如興水利建閘座蓄水
灌田之爲善也江南省之蘇松常鎮及浙江省之杭嘉湖諸郡所
屬州縣或近太湖或通潮汐所有河渠水口宜酌建閘座平時閉
閘蓄水遇旱則啟閘放水其支河港蕩淤淺者並加疏濬引水四

達仍酌量建閘多蓄一二尺水卽可灌高一二尺之田多蓄四五尺水卽可灌高四五尺之田準此行之可俾高下田畝永遠無旱澇矣爾等其以朕意曉諭廷臣詳議以聞張玉書等隨出傳諭諸臣畢復入奏曰臣等恭傳 聖諭諸臣無不感頌請通行江浙兩省督撫查勘太湖水口酌建閘座或有支流去湖稍遠歲久淤塞者宜令挑濬深廣一體建閘以蓄水源又凡通潮之地每月朔望潮汛盛長二次若將支河濬深建置閘座於潮盛時下板蓄水儘足供灌溉之用矣 上曰今所議閘座原與運道無涉而關繫經費錢糧所以無人敢言朕特念江浙財賦重地小民粒食所資故欲講求經久之策諸臣所見既皆符合今總漕及各督撫俱爲截漕散賑事見在彼地料理該部速行文伊等將各州縣河渠宜建閘蓄水之處並應建若干座通行確查明晰具奏以朕度之建閘

之費不過四五十萬兩且南方地畝見有定數而戶口漸增偶遇歲歉艱食可虞若發帑建閘使貧民得資傭工度日餬口亦善策也○是月免直隸文安江南太倉浙江安吉等四十五州縣衛被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甲申賞八旗護軍校前鋒護軍等白金○丙戌以溫達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調馬爾漢爲吏部尙書耿額爲兵部尙書以巢可托爲刑部尙書調漢缺左都御史富甯安爲滿缺左都御史○丁亥督修上下兩河戶部尙書徐潮等奏臣遵旨將蔣家壩至高郵湖等處工程皆分與京中派出修河官員修築次第告竣會同河道總督張鵬翮驗明取具印領訖下部知之○辛卯上幸南苑行圍○戊戌諭大學士溫達等頃因刑部彙奏事內有一字錯誤朕以硃筆改正發出內外各衙門奏章朕皆一一全

覽外人謂朕未必通覽故朕於一應本章見有錯字必行改正其翻譯不堪者亦改削之當用兵時一日有三四百本章朕悉親覽無遺今一日中僅四五十本章而已覽之何難一切事務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己亥以王九齡爲左都御史由吏部左侍郎遷○辛丑

上還宮○丙午賜親王銀各八千兩郡王及受封貝勒諸子各七千兩貝勒各六千兩貝子公等各三千兩未受封 皇九子

皇十子 皇十三子 皇十四子各四千兩 皇十二子二千兩

內大臣侍衛等概賜銀百兩○是月免直隸霸州江南滁州浙江新城江西新喻等二十九州縣衛所被災額賦有差○是歲朝鮮琉球來貢○人丁戶口二千四十一萬二千五百六十田地山蕩畦地五百九十八萬九千二百三頃六十二畝有奇徵銀二千七百四十二萬五百六十八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七萬三千二

十三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二千六百九十五束茶十五萬七千五百十二引行鹽四百三十二萬一千四百七十五引徵課銀二百六十九萬八百二十八兩有奇鑄錢二萬三千八百八萬五千九百有奇

東華錄

康熙八十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倫蕃恭校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春正月甲寅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及九卿等奏 皇上御極以來凡祭祀大典俱親詣行禮 皇上虔誠 上天早已洞鑒今次祭 祈穀壇正值 聖體初愈臣等誠恐禮數繁多 聖躬過於勞頓恭懇暫停親祭 上諭朕從前入冬後微覺頭眩今叨 上天佑庇身體康健若果朕躬欠安不能行禮自當遣官致祭朕生平從不作欺人語欺人卽自欺況祭祈穀壇乃爲天下萬民粒食之計敬事 天地正朕之責豈可不親詣行禮耶朕志已決不必再奏○庚午浙江巡撫王然奏大嵐山賊眾於嵎縣慈谿上虞等縣行劫隨遣官兵往捕前後斬殺賊

東華錄

康熙八十一

一

人四名擒獲十五名 上諭大學士等朕聞大嵐山不通舟楫糧運難到盜賊不能久棲自古以來必於宜戰之地而後戰不攻其所不可攻昔擊騰機思在昭莫多之地後擊噶爾丹亦在昭莫多之地以是觀之戰必於宜戰之地也大同渾源州左衛俱素稱難攻之城 太宗文皇帝時三攻大同而不拔後姜瓖反亦攻大同而不拔逮賊糧絕始克其城以是觀之自古及今難攻之城仍難攻也○辛未重修南嶽神祠工竣 御製碑文○癸酉大學士席哈納以老乞休得旨席哈納著在該管王門上行走○乙亥轉王國安爲兵部左侍郎以鹿祐爲兵部右侍郎由太常寺卿遷○詔留湖廣江西漕米四十萬石於江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平糶

二月庚寅 上御經筵○辛卯吏部遵旨察議御史袁橋奏參山西巡撫噶禮各款既經噶禮辯明應毋庸議袁橋以無憑據之事

參奏今又枝梧巧供應革職御史蔡珍參山西學臣鄒士璉受託奏留噶禮亦無憑據應降一級罰俸一年從之○遣官巡江浙海口察禁私糴○甲午 上巡幸畿甸啟鑾○丁酉奉差浙江察審大嵐山賊一案戶部侍郎穆丹湖廣察審紅苗一案內閣學士二高請訓 上諭穆丹曰此賊結隊橫行已二三年不比尋常小盜情罪可惡爾今速往會同將軍督撫會審務須決斷毋得柔弱一到卽將賊首張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作速追拏並將見獲賊犯速行審結若俟眾犯全獲則曠日持久巡撫王然卽過武官委罪下屬身爲封疆大臣地方有盜謂之不知可乎況千總被殺乃曰墜馬身殞下屬欺蔽不報上官隱匿不奏釀成盜賊大玷官方爾其傳旨嚴飭諭二高曰湖廣紅苗前已設官管轄今何以彼此爭鬪以致殺戮此皆地方官怠忽所致況苗人所居之地纔

百里一省之官何難鎮壓爾往會同總督郭世隆巡撫趙申喬明白詳審如官民多事則懲究官民果係苗人抗法則處治苗人不可姑息其以此旨傳諭該督撫等○丙午命暹羅使臣所帶貨物聽其隨便貿易並免徵稅○是月免福建臺灣等三縣上年旱災額賦有差

三月丙辰 上還京師○己巳諭議政大臣等朕自幼時讀書之餘常習騎射因見滿洲中挽硬弓者甚少常以騎射鼓舞眾人今見官員兵丁中挽十五力及十餘力弓者甚多矣且朕自幼常習畋獵身體強健中路出征時往來行走四月有餘日進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遇沙地則下馬步行殊覺耐勞至甯夏出征時往來兩月有餘並不會在途中歇養馬駝自往迄還馬駝俱無倒斃舊時將軍出於未到西安甯夏荊州等處之先必喂養馬匹二三

十日然後啟行尙不能無倒斃之累由是觀之凡領兵行走欲士卒精強馬匹壯健俱視率領之人措置何如耳且甯夏出兵之時朕帶領兵丁於鄂爾多斯花馬池定邊等處行圍每日殺兔數千一日所獲可作兵丁幾日乾糧朕於花馬池地方一日殺兔三百一十八隻自甯夏還時至黃河渡口因無大船朕量帶侍衛人等乘小舟順流而下以所帶乾糧甚少每日往山閒畋獵河中網魚而食二十餘日並未用及乾糧至湖灘河朔渡口朕日御小舟令新滿洲四人棹舟追射雁鴨等物一日可得數百隻彼時朕年方壯兼之熟習水性故毫不介意迄今思之轉覺自懼也然領大兵行走事必率先必能豫料始可服眾令其遵指授而行也朕於諸事閱歷已周行走已熟審其可成而後行似朕率領有方身先士卒嗣後將軍大臣等亦難倣效蓋天下事無有過於領兵之難者

也

閏三月戊寅朔重修北鎮神祠成 御製碑文○甲申以徐元正

爲內閣學士

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

○己丑遣大理寺卿塔進泰至湖廣按

捕盜鑄錢及與爲姦利者○庚子吏部尙書宋準以老病乞休命

原官致仕○辛丑以吳進泰爲山西布政使

由郎中遷

○甲辰內閣學

士舒蘭以病乞休允之○諭吏部傳繼祖著解吏部左侍郎任以

原品辦理該管王府事

夏四月己酉調徐潮爲吏部尙書

由戶部調

以音達禮爲內閣學士

由內閣侍讀

學士遷

○以齊世武爲四川陝西總督

由甘肅巡撫遷

○壬子調穆和倫

爲吏部左侍郎轉莫音代爲工部左侍郎以揆敘爲工部右侍郎

由翰林院掌院學士遷

○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山東巡撫趙世顯拏獲朱

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丹處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歲

伊父子遊行教書寄食人家若盡拏容留伊等之人恐株連太多可傳諭穆丹知之○辛酉湖廣提督俞益謨密摺奏請來秋發兵剿除紅苗上以苗人無大罪命大學士詳議不許○內大臣明珠故遣皇三子允祉往奠茶酒賜馬四匹○丁卯以岳代爲山西按察使

由給事中遷

○乙亥禮部尙書凱音布以年老乞休允之

五月辛巳諭大學士等朕南巡閱河見洪澤湖風浪危險隄岸斗立商民船隻觸石損壞傷人甚多朕心時切軫念因特令河臣沿湖隄棚設救生木椿自設椿以來數年內並未損船傷人於商民大有裨益此椿應時加增修愈多愈善嗣後著江甯蘇州杭州三處織造每歲於節省銀內各捐五百兩解送總河衙門以備救生椿之用該省逐歲增修存案不必奏銷如不實行修理於別項支用者從重治罪○甲申調王鴻緒爲戶部尙書

由工部調

以舒圖爲甘

肅巡撫

由內閣學士遷

○乙酉以富甯安為禮部尚書

由左都御史遷

○丙戌

上巡幸塞外啟鑾

○辛卯以穆和倫為左都御史

由吏部左侍郎遷

金寶

為內閣學士

由內閣侍讀學士遷

○乙未增雲南解額○戊戌調穆丹為吏

部左侍郎

由戶部左調

○庚子諭九卿詹事科道昨侍郎穆丹等審訊案

內有賊犯王昭駿受偽兵備道銜擬凌遲處死其嫡伯叔兄弟照

例坐罪朕念太倉王氏大小官員甚眾今因一人不肖照例坐罪

朕心殊覺不忍爾等會擬但坐王昭駿本身妻子其嫡伯叔兄弟

俱著寬免○壬寅調赫壽為戶部左侍郎

由禮部右調

○內閣學士音達

禮以病乞休允之

六月丁未

上駐蹕熱河○癸丑以馬禮為內閣學士

由內閣侍讀學士遷

○丁巳九卿議覆侍郎穆丹等所審浙江賊犯朱三即王士元等

二十九人俱擬凌遲處死朱圭等三十三人俱擬立斬僧洞然擬

斬監候巡撫王然不豫行嚴察盜賊又不能盡行拏獲應降一級
調用提督王世臣以干總婁汝初被賊殺害捏報墜巖身死應革
職又江南賊犯錢保等五十人俱擬凌遲處死張世侯等四十二
人俱擬立斬 上諭大學士等擬正法之人太多但將首惡正法
其連坐人犯等從寬改爲流徒至朱三父子不可宥朱兆琦係旗
下人乃附從朱三亦不可宥俱著再議具奏王然降一級從寬留
任王世臣人材壯健從寬免革職降五級留任其捕賊受傷官兵
俱照例議敘○乙丑九卿遵旨再議浙江賊犯朱三卽王世元等
仍照前議立斬朱圭等三十三人內董克昌等二十六人改發甯
古塔僧洞然仍監候秋後處決江南賊犯錢保等五十人仍照前
議其立斬張世侯等四十二人內張世侯徐四仍卽處斬王齊七
等四十人改發甯古塔得旨匪類稱朱三者甚多著將朱三卽王

士元伊子朱煥朱圭朱壬朱在朱坤伊孫朱鉦寶等帶至京城問明正法浙江賊犯案內董春園張念二等七人俱著卽凌遲處死朱兆琦依擬立斬董綵奇等二十一人擬凌遲處死俱著改爲立斬僧洞然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俱從寬免死並伊等妻子發往甯古塔江南賊犯案內錢保王柏陸升王斌俱著卽凌遲處死張世侯徐四依擬立斬施先等四十七人擬凌遲處死者俱著改爲立斬餘俱從寬免死並伊妻子發往甯古塔○以江蘇久雨米貴命發截存漕米平糶救江西湖廣毋遏糴○丁卯清文鑑成上親製序文曰朕惟自昔聖人易結繩以書契用使天下之義理悉歸文字天下之文字悉歸六書六書備而義理無不畢具苟不爲講習修明則形聲點畫之制雖存其義幾息矣我太祖高皇帝勛業垂訓至仁合於天地肇造清書大文炳如日月 太宗

文皇帝上聖之資開天之運繼志紹聞丕宣文治 世祖章皇帝
神靈首出智勇天授秉英斷之資持以恭儉擴寬仁之量濟以憂
勤朕以涼德膺 祖宗之鴻圖卽位多年未嘗曷刻不以法 祖
爲念兢兢自守宵旰靡遑萬幾之暇惟以讀書窮理盡吾之志凡
五經四書已經翻譯之外如綱目講義等有關於治道者靡不譯
盡近老成耆舊漸就凋謝因而微文奧旨久而弗彰承譌襲舛習
而不察字句偶有失落語音或有不正國書所關甚鉅政事文章
皆由此出非詳加釐定何所折衷非編輯成書何以取法爰詔儒
臣分類排纂日以繕藁進呈朕親御丹黃逐一審訂解詁之疑似
者必晰同異於毫芒引據之闕遺者必援經史以互證或博咨於
故老或參考於舊編大而天文地理小而名物象數十二字母五
聲切音具載集中名曰清文鑑用採音聲之本原究字畫之詳盡

爲部三十有六爲類二百八十爲書二十一卷清文得此而無餘
蘊凡以明 祖德之源流敬本之深意也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朕仰承 列祖勗造之宏模深惟國家同文之盛典歲月數
周彙成全帙誦是編者尙其體朕厯載之勤劬因聲音以求字畫
因字畫以求文章繼自今詔令之出納章奏之敷陳以及達於遐
陬勒諸琬琰者大經大法咸有據依一話一言式循典則庶幾圖
書永貽於千百禩而與日星河漢長垂天壤也夫

東華錄

康熙八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丁丑諭刑部凡減等流徒者俱係死罪豁免之人理當在流所安靜守分若仍不改過逃回作惡情罪殊爲可惡嗣後流所逃回不犯罪者仍照原定例完結外逃回後又復犯罪不論罪之輕重並將舊案查出立時正法庶匪類知所警戒著爲令○庚辰工部議准江南江西總督邵穆布等奏臣等遵旨親勘各屬水道如蘇州府太倉州常熟縣爲通江入海要道應建閘啟閉以資蓄洩灌溉田疇其劉河等舊閘亦損壞理應修葺常州府武進縣鎮江府丹陽丹徒兩縣共計舊閘六座年久坍塌俱當修葺至蘇松常鎮四府屬各支河小港關繫水利處率皆淤淺宜逐一疏浚共

計修建間座並挑濬河工需銀一十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從之○

癸未 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其文曰朕祇承 天眷懋紹

祖宗丕基爲億兆生民主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雖越在邊徼荒服之地儻有一隅之弗甯一夫之弗獲不忍愒然視也西北塞外喀爾喀七旗與厄魯特四部落並號雄藩同奉職貢非一日矣不意有厄魯特噶爾丹者賦性兇殘中懷狡詐戕害其兄弟兼併四部蠶食鄰封其勢日張其志益侈朕初聞厄魯特與喀爾喀交惡隨遣親近大臣頒賞賚以和解之迨其後興兵構怨又命大臣曉譬利害諭令息爭乃噶爾丹抗旨狂逞致喀爾喀爲所潰敗叩關乞援朕收撫之置諸邊內資給餼牽始皆得所而噶爾丹猶修邾如故所在侵陵忽闌入烏闌布通之地朕授鉞親王大臣問罪聲討大師克捷未卽殄除時賊倉皇宵遁深懼我軍之窮追投牒指

誓因而釋之假使噶爾丹能自此悔禍改圖則雖至今存可也夫何轉瞬渝盟包藏不軌窺伺我斥堠搖惑我外藩潛奪我納木扎爾陀音肆虐不止朕念此寇斷宜速滅於是整飭士馬備峙糧糗決策親征而賊之蹤迹飄忽無常又慮其兵至遠颺兵退復入乃授密畫於科爾沁王沙津令其遣使誘賊約至近地旋調發盛京諸路軍禦東路分遣一軍截西路朕躬統六師從中路由比行近賊巢噶爾丹不敢抗我顏行聞風奔竄朕親率前鋒軍併日追擊賊窮蹙已極盡棄其子女輜重而遁會與我西路師遇大敗其軍噶爾丹僅以數人跳身走嗣是朕再駕而至鄂爾多斯三駕而至狼居胥山麓宣威布惠兼用互施招徠其黨羽遏絕其歸路其寨桑等接踵嚮附其子復爲我擒賊自料勢不能追遂爾仰藥授首所親信丹濟拉等亦相繼乞降二十餘年狡悍陸梁之勁寇曾不

二載悉皆草薶禽獮而大業克就矣夫烈焰弗戢必將燎原積寇
一日不除則疆圉一日不靖方親征之初舉也在朝諸臣多持異
議狃於目前之計者謂兇鋒挫衄無足深憂憚於征繕之煩者謂
大漠遊魂難以就縛不知除惡務盡制勝在謀歷觀漢唐宋之已
事往往罷敝中國之力而不能成廓清邊塞之功良由經理失宜
而殲之不早也朕旣遠鑒前轍復追維烏闌布通之失故不避寒
暑艱辛親泣窮邊三勤薄伐惟是逆形已著然後徂征怙惡不悛
然後接討身先士卒則櫛風沐雨而人皆忘勞指畫軍儲則轉饟
饋師而人爭用命茂草茁於荒磧流泉溢於沙陀萬里經行安如
枕席非邀神佑曷繇臻此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朕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之道乘刻不容緩
而滅寇之機立拯邊境之毒痛永底中原於清晏昭告 郊 廟

適契成謀使非慮出萬全可輕言師旅哉茲前後用兵本末具載
卷中覽是編者尙克喻朕心焉○己丑給事中王懿奏參提督九
門步軍統領託合齊欺罔不法貪惡殃民等款得旨著託合齊明
白回奏○工部議覆福建浙江總督梁鼎等奏臣等遵旨勘杭嘉
湖三府水道惟湖州府偏近太湖有七十二港漚爲入湖要道應
建閘六十四座以爲蓄洩之計其舊有閘座止須修理至嘉興府
去太湖稍遠大流卽是運河支流環繞通連無可建閘惟水道淤
淺處急宜疏浚杭州府去太湖益遠雖通錢塘江潮地高不能引
水深入亦毋庸建閘所有西湖通水諸處各有舊閘以灌旣民田
並爲鄰邑借潤亦宜修葺其三府支河港蕩內有淤淺者責令有
司勸諭民間及時開浚不煩支帑至三府內應建閘座與應疏通
處共需銀四萬一千八百餘兩俱應如所奏得旨去歲杭州等處

地方被災民生疲敝今動支公帑建閘其支河港蕩內淤淺處若勸民自行開浚地方官員或藉此私派害民亦未可定亦著給發正項錢糧開浚○壬辰 上行圍發熱河○刑部等衙門會議學士二鬲審理紅苗一案內殺傷得勝營兵丁廖老宰等俱應立斬梟示餘俱枷責至於擅自遣兵前往苗寨革職守備王應瑞等俱應充發從之○辛丑給事中高遐昌奏提督九門步軍統領託合齊欺罔不法已經科臣王懿糾參臣又何敢置喙但舊例有宜復者三一巡捕三營請仍歸兵部管轄一民間詞訟請仍歸地方官審理一五城街道請仍歸工部司官管理得旨從前巡捕三營屬督捕管轄時營官侵蝕兵糧雖兵數具存而京城大臣官員家丁皆充兵冒餉全無實濟積弊沿流極其懈弛以致漢官具疏陳奏朕下九卿等會議歸併前任步軍統領令其清釐營伍選擇營弁

盡力投稽嚴緝攘劫然後盜賊漸減官民獲安此眾所共知著有明效者也並非至託合齊任內方令統轄託合齊一人之用舍有何關繫但其人一經參劾則該部自據定例具奏絕不在於扶同附和相繼續參此風亦斷不可長且巡捕三營官員或於各省營弁或於旗下武職皆經朕親選壯健人才補用若果有一二驕悍不法之人言官卽當指名奏參乃將百餘員之營弁三千餘名之兵丁一概溷指以爲驕悍不法可乎著仍指名具奏況武職兵丁兵部皆可稽察步軍統領巡捕三營亦隸於兵部誠欲建言則將兵部奏參未爲不可高遐昌乃謂巡捕三營應歸併兵部所言大謬又街道事務司坊等官管理時畏懼顯要官職朘削里巷小民止知勒索鋪戶銀錢而街道事務毫不置念因敝壞已極故亦歸併步軍統領管理今旣商民受街道之累卽著高遐昌兼管一年

務令商民不致苦累街道大加肅清若果能綽然辦理誠爲能言卽能行之人矣

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庚申奉差祭告南嶽內閣學士宋大業奏參偏沅巡撫趙申喬輕褻御書及遏糴苛徵等款得旨著題申喬明白回奏○壬戌先是皇十八子允祜抱病畱住永安拜昂阿調理至是病篤上還鑾臨視駐蹕永安拜昂阿○辛未

上命侍衛吳什暢壽治儀正存柱傳諭扈從諸大臣曰近日聞諸阿哥常撻辱諸大臣侍衛又每尋釁端加苦毒於諸王貝勒等諸阿哥見今俱未受封爵卽受封後除伊屬下人外凡有罪過亦當奏聞候朕處分伊等何得恣意妄行捶撻乎朕爲天下元后凡事但遵大義而行無罪之人未常枉法處治國家惟有一主朕日禱祝於天亦欲眾皆無事以享太平耳八議內三品以上官員雖犯

罪不遽擬斬擬絞而必奏聞者所以敦國體非爲臣下也諸阿哥擅辱大小官員傷國家大體此風斷不可長伊等不遵國憲橫作威勢致令臣僕無以自存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豈知大權所在何得分毫假人卽如裕親王恭親王皆朕親兄弟也於朕之大臣侍衛中曾敢笞責何人耶縱臣僕有獲罪者朕亦斷不輕宥然從未有輕聽人言橫加僇辱之事且 太祖 太宗曾降訓旨戒勿濫行捶楚荼毒無辜煌煌 實錄紀載甚明不意今日竟流而漸下不法多端也去年朕幸洮爾河時喀喇沁之護衛茅欣管理圍場因科爾沁之人行列不整意欲撻之朕尙遣人往諭茅欣云爾乃喀喇沁人而責科爾沁之人恐科爾沁人眾寒心喀喇沁之人尙不可責科爾沁之人諸阿哥何得妄將大臣侍衛尊貴捶撻加以苦毒嗣後諸阿哥如仍不改前敝許被撻之人面詰其

見撻之故稍有冤抑等情卽赴朕前叩告朕且欣然聽理斷不罪其人也至於爾等有所聞見亦應據實上陳若一切隱諱後來漸至殺人亦將隱而不奏乎爾等隱而不奏卽爾等之罪矣若吳什暢壽存柱三人將朕斯旨或隱一言不宣諭明白使眾咸知卽將伊等正法

九月乙亥諭扈從諸大臣等自十八阿哥患病以來朕冀其痊愈晝夜療治今又變證諒已無濟朕躬所繫甚重上則恐貽高年皇太后之憂下則天下臣民咸賴予一人區區穉子有何關係朕乃割愛卽此就道至二十里許駐蹕特諭是日 上駐蹕布爾哈蘇台○予故四川陝西總督博爾濟祭葬○丁丑 上詔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齊集行宮前命皇太子允礽跪 上垂涕諭曰朕承 太祖 太宗 世祖宏業四十八年於茲兢兢業業軫恤

臣工惠養百姓惟以治安天下爲務今觀允礽不法 祖德不遵
朕訓惟肆惡虐眾暴戾淫亂難出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惡
愈張僂辱在廷諸王貝勒大臣官員專擅威權鳩聚黨與窺伺朕
躬起居動作無不探聽朕思國惟一主允礽何得將諸王貝勒大
臣官員任意陵虐恣行捶撻耶如平郡王訥爾素貝勒海善公普
奇俱被伊毆打大臣官員以至兵丁鮮不遭其荼毒朕深悉此情
因諸臣有言及伊之行事者伊卽讐視其人橫加鞭笞故朕未將
伊之行事一詢及於諸臣朕巡幸陝西江南浙江等處或駐廬舍
或御舟航未嘗跬步妄出未嘗一事擾民乃允礽同伊屬下人等
恣行乖戾無所不至令朕赧於啟齒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貢之人
將進御馬匹任意攘取以致蒙古俱不心服種種惡端不可枚舉
朕尙冀其悔過自新故隱忍優容至於今日又朕知允礽賦性奢

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爲內務府總管俾伊便於取用孰意凌普更爲貪婪至使包衣下人無不怨憾朕自允礽幼時諄諄教訓凡所用物皆係庶民脂膏應從節儉乃不遵朕言窮奢極欲逞其兇惡今更滋甚有將朕諸子不遺噍類之勢十八阿哥患病眾皆以朕年高無不爲朕憂慮伊係親兄毫無友愛之意因朕加責讓伊反忿然發怒更可異者伊每夜偪近布城裂縫向內竊視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將索勒圖處死今允礽欲爲索額圖復仇結成黨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鴆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甯似此之人豈可付以 祖宗宏業且允礽生而剋母此等之人古稱不孝朕卽位以來諸事節儉身御敝褥足用布襪允礽所用一切遠過於朕伊猶以爲不足恣取國帑干預政事必至敗壞我國家戕賊我萬民而後已若以此不孝不仁之人爲君其如 祖

業何諭畢 上復痛哭仆地諸大臣扶起 上又諭曰 太祖

太宗 世祖之締造勤勞與朕治平之天下斷不可以付此人俟
還京昭告於 天地 宗廟將允礽廢斥朕前命直郡王允禔善
護朕躬並無欲立允禔爲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頑豈可
立爲皇太子其允礽黨羽凡係畏威附和者皆從寬不究外將索
額圖之子格爾芬阿爾吉善暨二格蘇爾特哈什太薩爾邦阿俱
立行正法杜默臣阿進泰蘇赫陳倪雅漢著充發盛京此事關係
天下萬民甚屬緊要乘朕身體康健定此大事著將允礽卽行拘
執爾諸王大臣官員兵民等以允礽所行之事爲虛爲實可秉公
陳奏眾皆叩首流涕奏曰 皇上所見至聖至明諭旨所言皇太
子諸事一一皆確實臣等實無異辭可以陳奏○ 皇子允禔薨
○庚辰 上駐蹕博洛和屯命近御侍衛吳什等傳諭諸大臣侍

衛及官兵人等允礽爲皇太子時有所使令爾等敢不遵行但其
中豈無奔走逢迎之輩今見皇太子廢斥恐爲朕訪知或旁人首
告必至誅戮日夜危懼靡有甯時朕以允礽兇戾勢不得已始行
廢斥斷不展轉接求旁及多人若將從前奔走之人必欲盡行究
處卽朕宮中宦侍將無一人得免者今事內干連人等應正法者
已經正法應充發者已經充發事皆清結餘眾不更推求嗣後雖
有人首告朕亦不問毋復疑懼至於三貝勒允祉平日與允礽甚
相親睦所以召允祉來者因有所質問並非欲拘執之也伊雖與
允礽相睦未嘗慫恿爲惡且屢曾諫止允礽允礽不聽此等情節
朕無不悉知其杜默臣等四人朕心疑之故充發盛京然伊等無
大惡款果有大惡已早在誅戮之列矣朕頃因悵憾不甯中心煩
悶故於眾人危懼不安之情未暇宣明諭旨今可徧諭本營及後

營人等○壬午諭領侍衛內大臣滿洲大學士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護軍參領侍衛滿洲侍郎學士起居注官等朕歷覽書史時深儆戒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亦從不令姣好少年隨侍左右守身至潔毫無瑕玷見今關保伍什俱在此伊等自幼隨侍朕躬悉知朕之行事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懣至今六日未嘗安寢 上涕泣不已諸臣皆嗚咽奏請曰天下臣民所仰賴者惟我 皇上伏願 皇上以 祖宗宏業爲重暫釋痛憤頤養 聖躬 上曰朕承繼大統數十年來擴從古未入版圖之疆宇服從古未經歸附之喀爾喀厄魯特等今雖年齒漸增亦可以縱橫天下非自矜伐也爾諸大臣官員軍民人等皆愛戴朕躬出於至誠朕於大小臣工亦無不撫恤從未嘗妄行笞辱一人今歲中外大臣病故者甚多朕皆爲之推心墮淚爾諸臣未必知也

諸臣既以朕躬當頤養爲請朕豈有不加意頤養者耶又諭今歲有事朕已豫知朕意中時若有一事將發者曾向允初言之今歲朱三一念和尚事發後允初奏曰皇父之言驗矣朕謂之曰尙恐未盡於此也彼時亦不知所發何事而不意竟有此事也又諭朕閱實錄太宗皇帝統大軍抵北京擊敗明兵凱旋之時諸大臣固請曰臣等隨從至此本圖建立功業今柰何薄城而不取太宗皇帝曰今取此城甚易當視天意何如嗣後北京爲流賊所據我諸王佐世祖皇帝直取北京統一區宇逮於朕躬歷二代六十五年今天下治安率土人民咸享太平之福此亦朕恪守祖業夙夜勤勞之所致也朕曾因亢旱宮中齋戒三晝夜焚香懇禱上帝至祀園丘之日立見感格大沛甘霖始知幽獨之誠具在上天昭鑒中也後又值旱災左右奏請朕仍前禱雨朕言

今天下豐裕朕心之誠恐不及前 上天皆已鑒知不宜輕禱此

朕不敢稍有虛僞之意故以此心告之諸臣自今以後益當與爾等加意圖治耳○甲申諭內大臣大學士翰林官員等近觀允禔行事與人大有不同晝多沈睡夜半方食飲酒數十巨觥不醉每對越神明則驚懼不能成禮遇陰雨雷電則畏沮不知所措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竟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丁亥以蔣陳

錫爲山東布政使

由河南按察使遷

○子故原任貴州巡撫王燕祭葬○

戊子諭大學士等允禔宮人所居撝芳殿其地陰黯不潔居者輒多病亡允禔時常往來其間致中鬼魅不自知覺以此觀之種種舉動皆有鬼物使然大是異事○己丑 上還京師○先是拘執廢皇太子允禔時沿途皆直郡王允禔看守至是抵京設壇帷居允禔於上駟院旁 上特命 皇四子同允禔看守○大學士等

遵旨召集諸王貝勒等副都統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等於
午門內宣諭曰皇太子名分關繫重大朕熟觀史冊豈有輕舉之
理當尤初幼時朕親教以讀書繼令大學士張英教之又令熊賜
履教以性理諸書又令老成翰林官隨從朝夕納誨彼不可謂不
知義理矣且其騎射言詞文學無不及人之處今忽爲鬼魅所憑
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動失常時見鬼魅不安寢處屢遷其居啖
飯七八碗尙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見醉匪特此也細加訊
問更有種種駭異之事至其近侍人員亦不爲少其中豈無一二
受伊恩遇者而竟不能得一二入之心以此觀之非狂疾何以致
是朕初意俟進京後告祭 奉先殿始行廢斥乃勢不可待故於
行在拘執之爾諸王貝勒大臣官員眾意云何和碩康親王椿泰
等諸王貝勒滿漢文武大臣官員齊跪奏曰 皇上之於皇太子

仁以育之義以訓之歷年已久不意數年來皇太子忽染狂疾爲鬼物所憑種種行事不似平時 皇上深念 祖宗宏業國計民生如此施行允協於理臣等當公同具本上奏 上諭曰朕志已定當卽告祭 天地 太廟 社稷廢斥皇太子著行幽禁○庚寅諭諸皇子及領侍衛內大臣滿洲大學士尙書侍郎學士等允祔乃皇后所生朕煦嫗愛惜親加訓諭告以 祖宗典型守成當若何又教之以經史凡往古成敗人心向背事事精詳指示允祔雖於他事不知甯不知人心之不可失耶乃幼承朕訓習知義理而反致人心盡失其爲鬼魅所憑狂惑成疾彰彰明矣今允祔事已完結諸阿哥中儻有借此邀結人心樹黨相傾者朕斷不姑容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時因諸貝勒大臣訐告一案置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燕於法 太宗文皇帝時因莽古爾泰德格類貝勒

一案罪及哈達公主又因永平一案幽禁阿敏貝勒 世祖章皇帝時禮親王舉劾其子碩託貝子及其孫阿達禮王壞法亂國均正典刑睿親王輔政時錫翰貝子諸人因諂媚伏誅者甚多迨至朕躬鰲拜欲殺蘇克薩哈朕年尙幼屢經敕諭而鰲拜卒將蘇克薩哈誅滅諸大臣多株連被殺者此等大案間常有之而宗室內互相傾陷者尤多此皆要結黨援所致也爾等可不戒乎朕今御極四十有八年矣歷覽史冊鮮有如朕在位之久者以此觀之上天之眷佑可知矣旣承 天眷朕安得不爲國爲民竭盡心力乎○大學士等以翰林院撰擬廢斥皇太子告祭 天地 太廟社稷文呈奏得旨朕之所行無不可昭告 上帝者爾等所撰文未盡朕意朕親撰一文抒寫悃誠爾等不可改移一字卽行翻譯呈覽尋大學士等以翻譯 御製告祭文呈奏 上召入諭曰

朕所撰文內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乃用諸葛亮出師表之語爾等殆謂此語惟人臣可用而人君則不可用是以變其文而譯之朕每謂諸葛亮乃純臣亮之此語非特人臣當如此人君益當如此朕常爲諸臣言之爲人臣者猶有可諉爲人君者將安諉乎惟當敬 天勤民鞠躬盡瘁而已朕爲 上天之子朕所仰賴者惟

天所倚信者惟皇太子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欲行廢斥豈可不昭告 上天定於明日告祭○癸巳大學士等遵旨齊集各部院衙門大臣問廢皇太子有將部院衙門事情私行更改處否如有著察明具奏據大臣等奏稱廢皇太子並無將部院衙門事情更改之處得旨朕殊批事情伊何敢私自更改但好攬事或將此作重或將彼作輕或將此寬免如此私行屬託之事甚多朕俱知之所以凡事少可疑者朕俱不准行○丁酉以廢皇太子允初頒

詔天下詔曰朕承 天眷命紹 祖宗宏圖四十八年於茲宵旰
孳孳不敢暇逸所敬惟 天所重惟民每念天生民而立之君無
非欲其愛養黎元俾無失所故於四方閭閻情形周咨博訪纖悉
無遺凡有可以厚民生拯民困者不惜數千萬帑藏以博施濟累
歲減免讞獄所全活者不下數千百人良以君道在於愛民此帝
王之常經 祖宗之家法亦用以垂示後人使知所則倣也允礽
自立爲皇太子時勤教諭並簡名望大臣爲之講明性理歷有年
所顧秉性乖戾罔體朕心違背朕訓雖愆尤日積尙冀其悔悟自
新屢次南巡江浙西巡秦晉皆命允礽隨行原望其諳習地方風
俗民間疾苦乃輒強勒督撫大吏及所在官司索取財賄所用宵
小匪類尤恣意誅求肆行攘奪夫地方物力皆屬小民脂膏朕屢
諭允礽宜加節儉乃窮奢縱欲逞惡不悛旣已苛索外吏復奪取

外藩入貢馬匹等物私用內外庫帑爲數甚多流毒臣民安所底
極邇來暴虐滔淫過端彌著自諸王以及大臣官員悉被非禮陵
辱橫加捶撻向因索額圖常泰交通設謀朕洞覺其情置索額圖
於死而允礽時蓄忿於心近復有倡近慢城裂縫窺伺中懷叵測
之狀凡此舉動類爲鬼物所憑狂易成疾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人心所惡天必厭之 宗社事重何以承祧朕圖維
再三萬不獲已於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奉 皇太后慈命

告祭 天地 太廟 社稷特廢黜拘禁所以仰安 宗祏俯慰

臣民也茲歷指廢黜之由宣示中外又因允礽貪暴縱恣被累者
多深切軫念爰敷寬恤之深仁並布普施之德意用宏懷保不被
寰區於戲激清國本謹萬年久遠之圖誕沛恩膏渙九重惇大之
詔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詔內恩款凡三十三條○戊戌諭諸皇子

曰拘禁允礽時允禔奏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張明德曾相允禔後必大貴今欲誅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言至此朕爲之驚異朕思允禔爲人兇頑愚昧不知義理儻果同允禔聚集黨羽殺害允礽其時但知逞其兇惡豈暇計及於朕躬有礙否耶似此不諳君臣大義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爲亂臣賊子天理國法皆所不容者也○諭刑部尙書巢可托左都御史穆和倫等直郡王昨拏相面之人張明德交與爾等聞彼曾爲允禔看相又散帖招聚人眾其情節朕知之甚明此案甚大干連多人爾等慎毋滋蔓但坐張明德一人審結可也爾等皆大臣此事不可蒙蔽朕躬大學士溫達侍郎穆丹皆熟於辦事之人可會同伊等速審具奏○辛丑諭諸皇子曰爾等應將各屬下人嚴行禁止勿令生事守分而行爾等護衛官員乳母之夫並隨從人等多係下賤無知

之人必有各爲其主在外肆行者如允禔之太監三四人護衛一
二人妄探消息恃強無忌朕悉知其姓名況允禔之人見殺於人
及因罪充發者亦復不少宜自知分量速行更改且皇太子之人
有干犯國憲者尙不寬宥爾等之人又何論焉前召爾等面諭時
允禔奏伊弟兄等嗣後同心合意在皇父膝下安然度日似此亦
非善言假使爾等內有不肖人行非禮事亦可眾人一心助之而
行乎允禔既將人毀謗欲致之死地今又爲和好之言誰其信之
且允禔於朕之侍衛執事人等擅自責打者不少今被打之人尙
存也其看守允禔時將允禔處所匠人盡行收去又加以苦刑以
致匠人逃遁且有自縊者如此行事何以服眾今有十八阿哥之
事又有允禔之事朕心傷不已爾等宜仰體朕心務存寬厚安靜
守分勿與諸事兢兢業業各慎厥行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

親者不敢慢於人爾等若不能謹身率下復生事端以傷朕心是於臣子之道兩失之矣爾等豈忍爲之乎可將此旨徧諭爾等屬下人知之○署內務府總管事八貝勒允禩等以所查原任內務府總管凌普家產一案啟奏 上諭凌普貪婪巨富眾皆知之所查未盡如此欺罔朕必斬爾等之首入阿哥到處妄博虛名凡朕所寬宥及所施恩澤處俱歸功於己人皆稱之朕何爲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稱道汝好朕卽斬之此權豈肯假諸人乎○壬寅 上召諸皇子入乾清宮諭曰當廢允禔之時朕已有旨諸阿哥中如有鑽營謀爲皇太子者卽國之賊法斷不容_存廢皇太子後允禔曾奏稱允禩好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大寶豈人可妄行窺伺者耶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黨羽早相要結謀害允禔今其事皆已敗露著將允禩鎖_存交與議

政處審理皇九子允禔語皇十四子允禵云爾我此時不言何待
允禵奏云八阿哥無此心臣等願保之 上震怒出所佩刀欲誅
允禵皇五子允祺跪抱勸止諸皇子叩首懇求 上怒乃少解命
諸皇子撻允禵將允禔允禵逐出○大學士溫達等遵旨審訊相
面人張明德供由順承郡王長史阿祿薦於順承郡王及賴土公
普奇公由順承郡王薦於直郡王我信口妄言皇太子暴戾若遇
我當刺殺之又捏造大言云我有異能者十六人當招致兩人見
王聳動王聽希圖多得銀兩又由普奇公薦於八貝勒看相時我
曾言丰神清逸仁誼敦厚福壽綿長誠貴相也以上俱是實情等
語應將張明德擬斬立決繕摺具奏畱中○是月免湖北江夏等
十六州縣衛水災額賦有差

冬十月癸卯朔諭諸皇子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學士侍衛等入

阿哥允禩向來奸詐爾等如以八阿哥係朕之子徇情出脫罪坐旁人朕斷不允 皇天在上朕凡事俱從公料理豈以朕子而偏愛乎允禩先聽信其乳母之夫雅齊布之言擅責御史雍泰奏朕云乃爲修大高殿事責之朕云雍泰係言官如果有罪卽朕亦必熟思再三始行治罪爾豈可擅責御史皇太子奏云八阿哥責雍泰皆其乳母之夫譖毀所致自此允禩與皇太子遂成仇隙後又因充發伊乳母之夫愈加怨憾如索額圖長泰等子姪及迎合索額圖之人今雖鎖拏朕心猶有酌量不卽行殺戮而允禩將人輒行責處可乎觀伊等以強陵弱將來兄弟內或互相爭鬪未可定也 世祖六歲御極朕八歲御極俱賴羣臣勸助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知諸大臣亦不令眾人知到彼時爾等自遵朕旨而行○甲辰諭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等張明德於皇

太子未廢之前謀欲行刺勢將漸及朕躬據彼言有飛賊十六人已招致兩人在此但好漢俱經皇上收錄若於其中不得一二人斷不能成事又云得新滿洲一半方可行事如此搖惑人心幸朕之左右持心堅正故不爲所搖惑耳此等情節直郡王早已詳悉密奏王布穆巴公賴士普奇等乃亂之首也允禩知而不奏爲臣子者當如是耶張明德爲允禩看相設無他言允禩何以轉語九阿哥十四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又何所見而奏聞於朕允禩見在鎖拏著將布穆巴賴士普奇阿祿一併鎖拏爾等會同議政大臣卽嚴加質訊具奏張明德所犯情罪極大不止於斬當凌遲處死○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議政大臣等會審順承郡王布穆巴供張明德往普奇公家回至我府言普奇謂皇太子甚惡與彼謀刺之約我入其夥我不從故以語直郡王直郡王云爾勿先登此

事我當陳奏可覓此人送至我府因送往直郡王府阿祿口供無異公普奇供我無狂疾何敢尋死而向彼妄言此皆毫無影響之語公賴士供我於順承郡王府中見張明德因喚至我家中看相普奇屬使送往伊處故送往是實此外我皆不知九阿哥允禔十四阿哥允禵供八阿哥曾語我等有看相人張姓者云皇太子行事兇惡已極彼有好漢可謀行刺我謂之曰此事甚大爾等人乃輒敢出口爾有狂疾耶爾設此心斷乎不可因逐之去八阿哥允禵供我以此語告諸阿哥是實問張明德口供無異取供具奏上諭諸皇子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學士侍衛等曰貝勒允禵聞張明德如許妄言竟不奏聞允禵革去貝勒爲閒散宗室布穆巴以所聞情節商之長史阿祿告直郡王使之奏聞布穆巴阿祿俱無罪著釋放公普奇知情不首革去公爵爲閒散宗室公賴士

但令看相並無他故著釋放張明德情罪極爲可惡著凌遲處死
行刑之時可令事內干連諸人往視之 上又親書諭旨示諸皇
子大臣等諭旨曰昨日諸大臣侍衛等奏請調養朕念君臣一體
有懷宜卽盡言故特舉朕素念及不遂朕意之處一一明諭朕每
思自古帝王撫世承平歷年久遠未有如朕者朕無日不向皇太
子允礽言治理天下愛育黎庶維繫人心之事又嘗慕宋孝宗之
孝養高宗語允礽曰將以政事付汝朕當擇居水土佳處時聞汝
之令名以優游養性迨後見其所行不善難託重器遂絕此望古
來爲君甚難兢兢業業猶有錯誤今朕年已老愈加畏懼嘗念幸
際眾心胥戴萬國咸甯之時得終天年於願足矣今允礽過端業
已如此 宗廟社稷天下黎元皆繫朕躬朕豈可不自愛耶頃者
告 天之文極爲明晰無俟復言卽使朕躬如有不諱朕甯敢不

慎重 祖宗宏業置諸磐石之安乎迨至彼時眾自知有所倚賴也此意極深卽朕亦不自喻豈可徧喻眾人乎爾諸臣知朕精誠無私深加體念各勤職業不妄生事則朕易於圖治而天下庶績亦咸理矣所謂各勤職業者卽文臣盡忠不愛錢武臣爲國不惜死之類爾諸臣誠能如是則朕懷自暢朕體自安矣若不敬慎所行而欲朕懷寬慰此非忠愛實心也特諭○河道總督張鵬翮奏報秋汛水勢情形一疏得旨今年秋汛工程平穩知道了張鵬翮自任總河以來克遵朕指示修築工程殫心盡力動用錢糧絕無糜費比年兩河安宴隄岸無虞深爲可嘉所帶革職著予開復應追賠銀兩俱著豁免○丙午諭諸皇子大臣侍衛等允礽自幼朕親爲教養冀其向善迨年長親近匪類薰染惡習每日惟聽信小人之言因而行止悖亂至極允禩乘間處處沽名欺誑眾人希冀

爲皇太子朕惟據理毅然獨行以定國家大名正君臣大義耳允
祺自幼性奸心妄其糾合黨類妄行作亂者有故伊乳母之夫雅
齊布之叔廢長吳達理與御史雍泰同出關差因雍泰少與銀兩
雅齊布訴之允祺允祺借端將雍泰痛責朕聞知將雅齊布發翁
牛特公主處伊因此怨朕處處誑人以竊名譽邀結蘇努爲黨與
蘇努自其祖相繼以來卽爲不忠其祖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燕
在 太祖皇帝時曾得大罪置之於法伊欲爲其祖報仇故如此
結黨敗壞國事再允祺素受制於妻其妻係安郡王岳樂之女所
出安郡王因諂媚輔政大臣遂得親王其妃係索額圖之妹 世
祖皇帝時記名之女子其子馬爾渾景熙吳爾占等俱係允祺妻
之母舅並不敎訓允祺之妻任其嫉妒行惡是以允祺迄今尙未
生子此皆眾阿哥所知者眾阿哥當思朕爲君父朕如何降旨爾

等卽如何遵行始是爲臣子之正理爾等若不如是存心日後朕躬考終必至將朕躬置乾清宮內爾等束甲相爭耳○丁未先是奉差察審大嵐山賊吏部侍郎穆丹押解賊犯朱三卽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審至是九卿等覆奏朱三供伊係崇禎第四子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四年前身故又遵旨傳喚明代老年太監俱不認識朱三明係假冒朱三父子應凌遲處死得旨朱三卽王士元著凌遲處死伊子朱熈朱圭朱任朱在朱坤俱著立斬○己酉以二高爲禮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佟國勳爲湖南布政使原任雲南布政使金世揚爲河南按察使由直隸守道遷○辛亥偏沅巡撫趙申喬遵旨回奏康熙四十二年內閣學士宋大業奉齋碑額兩次至楚多方需索臣曾借司庫俸工銀九千兩餽伊此次來楚臣以南嶽廟工餘贍銀兩報部充餉彼不得染指又僅餽伊

銀五百兩以此蓄忿是以捏造輕褻 御書等款將臣參劾得旨

此回奏情節著該部一併察議具奏○壬子諭吏部內閣學士阿

世坦左副都御史江縈行止不端俱著革職○癸丑以黃秉中色

爾圖孫柱爲內閣學士黃秉中由內閣侍讀學士色爾圖孫柱俱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勞之辨

爲左副都御史御史由左僉都御史遷○乙卯調王掾爲工部尙書以張鵬翮

爲刑部尙書總督遷○丁巳貝勒允祉奏臣牧馬廠蒙古喇嘛巴

漢格隆自幼習醫能爲呪人之術大阿哥知之傳伊到彼同喇嘛

明佳噶卜楚馬星噶卜楚時常行走 上命將明佳噶卜楚巴漢

格隆並直郡王府護衛嗇楞雅尖等鎖拏交侍郎滿都侍衛拉錫

查審巴漢格隆等供直郡王欲呪詛廢皇太子令我等用術鎮壓

是實隨差侍衛納拉善等掘出鎮壓物件十餘處命交顯親王衍

璜等嚴擬具奏○戊午詔免江南浙江明年地丁額賦並停徵舊

欠○辛酉

上幸南苑行園

○癸亥以徐櫬爲浙江布政使

由潮北按

察使

○乙丑

聖躬違和還宮諭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等自有

廢皇太子一事朕無日不流涕頃幸南苑憶昔皇太子及諸阿哥隨行之時不禁傷懷因是今日還宮已召見八阿哥並將召廢皇太子一見頃之內侍衛諭曰朕適召廢皇太子亦既見之矣自此以後不復再提往事廢皇太子見今安養咸安宮中朕憶之復可召見胸中亦不更有鬱結矣○庚午以浙江杭州湖州水災命內閣學士黃秉中會同督撫動庫帑倉穀速賑○壬申諭領侍衛內大臣侍衛等大阿哥允禔素行不端氣質暴戾朕嘗對眾屢加切責爾等俱悉聞之九月初四日諭旨內亦曾決絕言之今一查問其行事厭呪親弟及殺人之事盡皆顯露所遣殺人之人俱已自縊其母惠妃亦奏稱其不孝請置之於法朕固不忍殺之但此人

斷不肯安靜自守必有報復之事當派人將允禔嚴加看守略有舉動卽令奏聞伊之身命猶可多延數載其行事比廢皇太子允礽更甚斷不可以輕縱也○是月免湖廣益陽山東濟甯等三十五州縣衛被災額賦有差

十一月癸酉朔諭領侍衛內大臣等允禔著革去王爵卽幽禁於其府內凡上三旗所分佐領可盡撤回給與允禔將鑲藍旗所分佐領給與弘玉其包衣佐領及渾託和人口均分以一半給與允禔一半給與弘玉○丙子予故禮部侍郎孫岳頒祭葬○己卯予故致仕文華殿大學士張英祭葬加祭一次諡文端○庚辰諭領侍衛內大臣等近有爲廢皇太子條陳保奏者朕前因灼見允礽行事顛倒以爲鬼物所憑籌度周詳始行拘禁並非聽信人言而爲此也今允礽之疾漸已清爽亦自知其罪謂理當拘執其隨從

之人亦以爲允當朕以父子之情不能愬置召見兩次詢問前事允祏竟有全然不知者深自愧悔又言我幸心內略明猶懼父皇聞知治罪未至用刀刺人如或不然必有殺人之事矣觀彼雖稍清楚其語仍略帶瘋狂朕竭力調治果蒙天佑狂疾頓除不違朕命不報舊讐盡去其奢費虐眾種種悖謬之事改而爲善朕自另有裁奪如狂疾不痊仍蹈前惡天亦不容也朕爲君父凡事皆朕真知灼見當斬者斬之當罪者罪之並未嘗聽人言而爲此也且一切暗中構煽悖亂行事俱係索額圖父子頃廢皇太子亦奏言其向時悖亂皆自伊等爲之此等情節小人不知妄意朕召見廢皇太子似非無故欲致慙懃於廢皇太子而條陳保奏者甚非也凡事皆在朕裁奪其附廢皇太子之人不必喜其不附廢皇太子之人亦不必憂朕自有定見十月十七日查出魘魅廢皇太子之

物服侍廢皇太子之人奏稱是日廢皇太子忽似瘋顛備作異狀
幾至自盡諸宮侍抱持環守過此片刻遂復明白廢皇太子亦自
驚異問諸宮侍我頃者作何舉動朕從前將其諸惡皆信爲實以
今觀之實被魘魅而然無疑也○辛巳左副都御史勞之辨奏保
廢皇太子允初得旨勞之辨將朕下旨已行之事作爲己功行事
甚爲奸詭著革職交刑部責四十板逐回原籍○癸未以趙世顯
爲河道總督

由山東
巡撫還

○丙戌

上召滿漢文武諸大臣齊集暢春

園命先到之內大臣都統護軍統領入見面諭曰朕躬近來雖照
常安適但漸覺虛弱人生難料付託無人儻有不虞朕此基業非
朕所建立關繫甚大因躊躇無代朕聽理之人遂致心氣不甯精
神恍惚國家鴻業皆 祖宗所貽前者朕亦曾言務令安如磐石
皇太子所關甚大爾等皆朕所信任洊擢大臣行陣之間爾等尙

能效命今欲爲朕效命此其事也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雖蒙古人其心誠實朕深知之新滿洲婁徵額侍朕左右殆三十餘年其人亦極誠實今令伊等與滿漢大臣等會同詳議於諸阿哥中舉奏一人大阿哥所行甚謬虐戾不堪此外於諸阿哥中眾議誰屬朕卽從之若議時互相瞻顧別有探聽俱屬不可爾等會同大學士部院大臣詳議具奏著漢大臣盡所欲言繼又諭曰議此事勿令馬齊預之於是達爾漢親王及文武大臣分班列坐滿漢大臣曰此事關係甚大非人臣所當言我等如何可以推舉內大臣阿靈阿等曰頃者面奉諭旨務令舉出毋得瀆奏阿靈阿鄂倫岱揆敘王鴻緒遂私相計議與諸大臣暗通消息書入阿哥三字於紙交內侍梁九功李玉轉奏頃之梁九功李玉出傳諭曰立皇太子之事關係甚大爾等各宜盡心詳議入阿哥未嘗更事近又罹罪

且其母家亦甚微賤爾等其再思之諸大臣奏曰此事甚大本非臣等所能定諸皇子天姿俱聰明過人臣等在外廷不能悉知臣等所仰賴者惟我 皇上 皇上如何指授臣等無不一意遵行梁九功李玉出傳諭曰爾等不必疑懼此事甚大非兩內侍口傳所能定俟眾論僉同召入爾等覲面一言即可決也爾等其各出所見各書一紙尾署姓名奏呈朕覽將裁定之梁九功李玉又傳諭大學士李光地曰前召爾入內曾有陳奏今日何無一言李光地奏曰前 皇上問臣廢皇太子病如何醫治方可痊好臣曾奏言徐徐調治天下之福臣未嘗以此告諸臣梁九功李玉又傳諭曰今日已暮爾等且退可再熟思之明日早來面有諭旨○丁亥上召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領侍衛內大臣都統護軍統領大學士尙書等入諭曰 太皇太后在日愛朕殊深升遐以

後朕常形諸夢寐奇異甚多烏闌布通出兵之前夢 太皇太后止朕曰爾慎毋出兵出恐無益後朕强行果至半途抱疾而還中路出兵之時亦夢 太皇太后謂朕曰爾此番出兵克奏大勳但非爾親獲其俘耳朕彼時不能深解後出兵聞噶爾丹遁去朕自拖諾山發兵往追噶爾丹遂西奔遇伯費揚古大敗之多所俘獲始知夢兆符合如此近日有皇太子事夢中見 太皇太后顏色殊不樂但隔遠默坐與平時不同皇后亦以皇太子被冤見夢且執皇太子之日天色忽昏朕於是轉念是日卽移御饌賜之進京前一日大風旋繞駕前朕詳思其故皇太子前因魘魅以至本性汨沒耳因召至左右加意調治今已痊矣朕初謂魘魅之事雖見之於書亦未可全信今始知其竟可以轉移人之心志也諸臣奏曰 皇上灼見廢皇太子病源治療已痊誠國家之福天下之福

也伏祈 皇上卽賜乾斷頒示諭旨諸臣出頌之召諸臣入問曰
羣臣皆合一否諸臣齊奏曰臣等無不同心 上曰爾等旣同一
心可將此御筆硃書對眾宣讀咸使聞知諭旨曰前執允礽時朕
初未嘗謀之於人因理所應行遂執而拘繫之舉國皆以朕所行
爲是今每念前事不釋於心一一悉加體察有相符合者有全無
風影者況所感心疾已有漸愈之象不但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
得漸愈朕之福也亦諸臣之福也朕嘗令人護視仍時加訓誨俾
不離朕躬今朕且不遽立允礽爲皇太子但令爾諸大臣知之而
已允礽斷不報復讐怨朕可以力保之也○戊子 上召廢皇太
子諸皇子及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領侍衛內大臣都統
護軍統領等入諭曰朕初次中路出師畱皇太子辦理朝事舉朝
皆稱皇太子之善及朕出師甯夏後皇太子聽信匪人之言素行

遂變自此朕心眷愛稍衰置數人於法因而外人竊議皇太子不孝及所行不善者遂自此始其廢皇太子不知改悔有類狂易朕特命拘繫之初未嘗謀之於人今觀廢皇太子雖曾有暴怒捶撻傷人事並未致人於死亦未干預國政若人果被殺豈無有姓名見證凡此等事皆由允禔魘魅所致允禔所播揚諸事其中多屬虛誣皇太子既執之後在途中行時若非朕委任親信侍衛加意防護廢皇太子必爲允禔害矣到京後令廢皇太子居咸安宮朕亦熟籌及此凡彼處宦侍俱責令小心守護今朕體違和每念皇太子被廢之事甚爲痛惜因奏知 皇太后奉 皇太后懿旨云余意亦惜之朕聞之心始稍慰今是以當眾人之前釋爾爾可將爾之意亦於眾前剖白之廢皇太子奏曰 皇父諭旨至聖至明凡事俱我不善人始從而陷之殺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諸惡天亦

不容今予亦不復有希冀爾等眾人若仍望予爲皇太子斷斷不可 上又諭諸王大臣曰朕覽史冊古來太子旣廢無得生存者過後人君莫不追悔自禁允初之後朕曰曰不能釋然於懷染疾以來召見一次胸中疏快一次朕之諸子多令人視養大阿哥養於內務府總管噶祿處三阿哥養於內大臣綽爾濟處惟四阿哥朕親撫育幼年時微覺喜怒不定至其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慇懃懇切可謂誠孝五阿哥養於 皇太后宮中心性甚善爲人淳厚七阿哥心性舉止藹然可親乃若八阿哥之爲人諸臣奏稱其賢裕親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務矜誇允初若親近伊等使之左右輔導則諸事皆有箴規矣又諭廢皇太子允初曰朕今釋汝汝當念朕恩人言汝惡者勿以爲仇前執汝之時卽汝宦侍亦有訐奏汝惡者此皆因朕有問而奏汝不得歸咎其人且凡

規汝過之人卽汝恩人順汝行事之人卽陷汝之人 祖宗基業
可惜古放太甲卒成令主有過何妨改之卽是今此諸臣或爲內
大臣或爲部院大臣皆朕所簡用允堪重任者汝當傾心信任之
汝果遵諭而行固朕之福亦汝之福亦眾人之福朕惟冀汝洗心
易行觀性理諸書以崇進德業若仍不悛改復蹈前愆是終甘暴
棄而自趨死路矣朕泣涕宣諭其敬慎奉行自此以後朕不復再
言前事矣儻有冀汝容悅爲汝稱冤之人汝卽執之奏聞於朕又
諭諸王大臣曰今日朕意中之事俱已明白想明日爲始朕體痊
愈矣是日 皇四子奏臣侍 皇父左右時蒙訓誨頃者復降
褻綸實切感愧至於喜怒不定一語昔年曾蒙 皇父訓飭此十
餘年以來 皇父未曾降旨飭臣有喜怒不定之處是臣省改微
誠已荷 皇父洞鑒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

定四字關繫臣之生平仰懇 聖慈將諭旨內此四字恩免記載
內侍梁九功李玉轉奏出復傳 諭曰十餘年來實未見四阿哥
有喜怒不定之處頃朕降旨時偶然諭及無非益加勉勵之意此
語不必記載○諭兵部八旗漢軍人員以文職用者多以武職用
者少嗣後武科鄉會場當令八旗漢軍應試著爲令○己丑科爾
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及文武諸臣爲請復皇太子事具奏留
中○庚寅先是 上體違和至十一月初旬日漸增加至是 上
召 皇四子入內 皇四子泣奏曰 聖體違和爲日久應選
太醫及臣兄弟中稍知藥性者允祺允祉允禩同臣檢視方藥
上服藥後漸就痊愈○辛卯 上命內侍梁九功李玉傳諭諸皇
子及王公大臣曰前拘禁允禔時並無一人爲之陳奏惟四阿哥
性量過人深知大義屢在朕前爲允禔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

偉人 皇四子奏曰臣奉 皇父諭旨謂臣屢爲廢皇太子允禔保奏臣實無其事 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奏入復傳諭曰爾在朕前屢爲允禔保奏爾意以爲無有證據故於眾前強辯耶且爾爲諸阿哥陳奏之事甚多爾亦將強辯以爲無其事乎 皇四子奏曰爲諸阿哥陳奏臣誠有之至於爲允禔保奏臣實不敢任受也○庚子復封允禩爲多羅貝勒○是月免山東德平等六州縣旱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甲辰禮部議准廣東巡撫范時崇奏前耿逆之變隨臣父范承謨殉難者五十餘人內生員嵇永仁王龍光儒士沈天成及臣族叔范承譜俱偕臣父幽囚三載殉難死節仰祈特沛恩綸予以一命陪祀臣父祠堂以慰忠魂生員嵇永仁王龍光應照例追贈國子監助教沈天成范承譜雖庶民無追贈例但殉難死節風

烈可嘉應酌量追贈國子監學正並准其入祠陪祀從之○乙卯

以遲斂爲湖北按察使由陝西○丁巳王然以病乞休允之以

黃秉中爲浙江巡撫由內閣學士遷○調陳詵爲湖廣巡撫以劉蔭樞爲

貴州巡撫由雲南布政使遷○以蔣陳錫爲山東巡撫由布政使遷○壬戌以

仇兆鰲爲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張士爵爲左副都御史由太常寺卿遷

葉九思爲山東布政使由按察使遷李華芝爲雲南布政使由貴州按察使遷

○賑蘇松常淮徐等五府並免蘇松常三府白糧耗米九萬七千

餘石○癸亥吏部等衙門察議原任內閣學士宋大業奏參偏沅

巡撫趙申喬輕褻御書等款俱經趙申喬回奏辨明應無庸議

其趙申喬所奏宋大業兩次奉差湖南共得銀九千餘兩宋大業

已經自認應將宋大業革職杖流所得銀兩追取入官趙申喬於

回奏內首明餽銀應減罪二等將趙申喬革職擬徒得旨趙申喬

從寬免革職治罪著降五級畱任宋大業從寬免杖流餘依議○
是歲朝鮮暹羅入貢○人丁戶口二千一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
二十四田地山蕩畦地六百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一頃三十
二畝有奇徵銀二千七百八十萬四千五百五十三兩有奇米豆
麥六百五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二石有奇草二百九十五萬一
千六百八十七束茶十六萬二千四百十五引行鹽四百三十二
萬九千五百九十七引徵課銀二百九十五萬七百二十八兩有
奇鑄錢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六百有奇